

民间组织在我国谣言防治中扮演的两种角色

王颖吉, 孙怡君

摘 要:近年来,民间组织逐渐成为我国治谣领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我国当前的治谣实践中,民间组织扮演着谣言“反击者”和“疏导者”两种角色,前者通过查证信息来源、指出逻辑错误、提供科学依据,直接站在谣言对立面,这类辟谣干扰因素少,见效快;后者通过集中民众利益表达、提供法律援助、推动信息公开等方式,深层疏导谣言,比起单纯辟谣有更好的社会效应。民间组织应该了解自身优势和局限性,促进社会和组织自身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谣言;防治;民间组织

中图分类号: D03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7)01-0120-07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7.93.013

一、导 言

谣言的防范和治理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和公众在社会生活中关注的热点问题。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及网络新媒体环境,单纯依靠政府力量防治谣言的传统治谣模式已显得力不从心,调动包括政府、媒体和民间组织,乃至公民个人在内的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对谣言进行综合性预防治理已成为当前谣言治理的新思路和要求。

与对政府和媒体治谣的关注度相比,社会公众和学术界似乎对民间组织在谣言防治方面的作用尚未给予重视。尽管民间组织在我国的发展程度较低,但随着网络互联时代的到来,民间组织在公共事务中正日益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官媒失灵”乃至“政府失灵”情况下的社会心理危机的疏导和化解^[1],也符合谣言治理中各社会参与主体优势互补、多元协作的综合治理要求。因此,从民间组织角度研究谣言的治理措施具有其必要性。在我国近年的谣言治理实践中,民间组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本文旨在更好地理解现状,借鉴经验,推动民间组织在治谣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并重点针对民间组织在谣言防治中扮演的两种角色展开论述。

二、民间组织界定与发展现状

民间组织^①是一个中文语境下的概念,对应着西方“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突发公共事件中谣言传播的机制及其治理研究”(11BXW036)

作者简介: 王颖吉,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孙怡君,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1998年我国政府将原社会团体管理局改名为民间组织管理局,“民间组织”这一称呼开始成为中国的正式用语。但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开始改用“社会组织”的提法,“社会组织”的称呼在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确认,民政部开始有逐步用“社会组织”称谓取代“民间组织”用语的倾向。但有学者认为,“社会”作为一个多义词,如果脱离了具体语境,社会组织概念很难分清具体所指,而且社会组织作为民间组织的上位概念,其包容性远远超过民间组织,容易产生较多的歧义和理解上的差异。因此我们在这里保留“民间组织”的称呼。

“公民社会组织”等概念。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学术界大致按其内涵范围划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间组织是指除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外的社会中介性组织,而狭义的民间组织是指由各级民众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纳入登记管理范围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这三类社会组织^{[2](P6)}。

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现状,国内民间组织与国际社会民间组织尚有区别^{[3](P65)},很少能够完全符合西方标准。但是确实存在一些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组织实体,它们在民间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习惯于用“民间组织”来称呼这些团体。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的王名等人将我国的民间组织的定义为:“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公益性或互益性活动、独立于党政体系之外的正式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性与志愿公益性,不是宗教、政党、宗族组织。”^{[4](P13)}

中国的民间组织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自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 NGO 论坛在北京举办后,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5](P2)}。根据民政部发布的 2013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 2013 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共有 54.7 万个,其中社会团体 28.9 万个,基金会 3549 个,民办非企业单位 25.5 万个^①。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大量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间组织^②。据估计,这类未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数量在 100 万至 150 万之间^[6]。

三、民间组织在谣言防治中的角色分析

民间组织在谣言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从狭义上来说,是指民间组织在谣言爆发后采取应急措施以阻断谣言传播;从广义上来说,则同时包括民间组织在谣言产生和发酵之前对矛盾的缓解。前者是“治”,后者着重“防”。这两种作用分别对应着民间组织在我国当前谣言防治中扮演的两种角色:谣言的“反击者”和谣言的“疏导者”。

民间组织作为谣言“反击者”指的是,民间组织站在谣言的对立面,揭露、消除谣言,这也是我们在最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辟谣。而民间组织作为谣言“疏导者”这一角色的提出,是站在民间组织作为民众发声渠道的角度来看的。谣言往往代表了民众非理性意见表达,容易造成社会混乱,是破坏性的;而民间组织作为弱势群体的发声渠道,可以帮助民众以较为理性、和平的方式表达意愿,争取事件的解决和权益的维护,是建设性的。与“反击者”角色相比,民间组织的“疏导者”角色更侧重于常态建设。

(一) 作为谣言“反击者”的民间组织

在我国的治谣实践中,能够面向大众发挥影响,成功扮演谣言“反击者”角色的民间组织并不多见,泛科技类民间组织^③科学松鼠会及其传播机构果壳网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案例。科学松鼠会是 NGO 哈赛中心旗下的公益科学传播项目,果壳则是从中拆分开来的一个“泛科技的网络媒体”,两者形成了一种商业反哺公益的模式。

①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民政部发布 2013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2014 年 6 月 17 日,http://www.gov.cn/xinwen/2014-06/17/content_2702566.htm。

② 包括未注册但是发挥着民间组织功能的国内组织,未注册的国外民间组织,还有大量注册为工商企业但实际发挥着民间组织作用的组织,以及作为单位挂靠社团的二级组织存在却独立运作的组织。

③ 泛科技是由美国网站 HSW 所开创的一种成功运营的科技模式,相较于权威机构发起的针对特定领域爱好者的科普,泛科技话题的讨论可以不拘泥于传统科普的形式和内容,它内容涉及广泛,善于抓住热点事件进行科普,追求语言和形式的生动易懂,尽可能让读者获得直接、形象的认知,轻松而愉快地传递了科学知识,在更高层次上培育公民的科学精神。科学松鼠会发起的果壳网等国内科普组织也是在这股浪潮下兴起的。

为了解受众对果壳网辟谣行为的态度和参与辟谣的行为特点,2014年11月间,我们在网上针对果壳网用户发放了300份问卷^①,从中筛选出196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就目前来看果壳网辟谣板块具有较强的受众吸引力,用户满意度较高。然而受众对果壳网辟谣信息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被动接受的问题。问卷统计显示,看到不确定的消息后,只有19.39%的人会经常在果壳网上查证,更是有35.2%的受众只会阅读消息,从不参与相关小组和谣言事件的讨论。在问及用户对来自于谣言粉碎机的辟谣信息一般持什么态度时,64.8%的人认为自己“基本都接受”,因为自己“并不了解相关领域知识,无法做出质疑”。这一方面启示果壳网辟谣过程中建立受众信任度的重要性,一方面告诫果壳网应该更多地面向普通受众,促成更加广泛的受众参与,避免辟谣成为另一种不经受众反思的权威话语。

果壳网的辟谣信息发布,主要通过“谣言粉碎机”主题站,“流言”百科,果壳问答等几个板块进行。查证和判断谣言是科学松鼠会及果壳网的辟谣工作的核心,总结过往案例,可以发现他们主要是通过查证信息来源,指出逻辑错误,提供科学证据等方式进行的。

1. 查证谣言信息来源。互联网的开放资源赋予每个网民接近信息的权力,也导致信息来源的鱼龙混杂。加之诠释的开放性,一张同样的图片可以被不同的人解释为完全不同的含义^{[7](P54-70)}。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氢气爆炸事故后,网上出现了一张带有澳大利亚辐射服务(ARS)标志的“核辐射扩散示意图”,显示日本泄露的辐射物十天内就会抵达美洲西海岸,夸大核辐射影响。许多中国媒体以此图为基础,在网站甚至报端散布谣言。对此,果壳网的辟谣文章《“核污染扩散图”,造假也该认真些》对信息来源进行了查证,发现这幅图冒用了澳大利亚辐射服务的名义。实际在图片见诸网络之后,澳大利亚辐射服务迅速在自己网站上发布了声明,澄清自己并没有发布这类错误信息。

2. 指出谣言逻辑推理问题。其中最常出现的是相关性和因果性的混淆。2014年,崔永元在走访美国后制作的转基因纪录片,即是将相关性因果性混淆。片中以草甘膦使用量和一些疾病发病率间的高相关系数暗示草甘膦是导致这些疾病的元凶,但使用同样方法可发现,2004年到2011年有机食品销售额与糖尿病发病率间存在更高的相关系数——这种相关性不代表因果关系,相关系数再高也不能说明因果性强^②。果壳网及时而有力的发声大大减缓了人们可能引起的紧张和冲突,在造成食品安全事件之前就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舆论。

3. 反驳科学证据漏洞。自然科学领域则有一套较为恒定、精确的参照系,即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8]。像果壳网这样一种以科技专业人才为主要经营者的网站,就能够很好地发挥自身的专业性优势,迅速击破谣言。生活中常见的谣言,例如板蓝根包治百病,吃碘防辐射,蚊虫叮咬感染艾滋病,雾霾使得鲜肺变黑等等,都存在科学理论错误。针对2014年一条称泡椒凤爪中含H7N9病毒的谣言,果壳网指出泡椒凤爪在生产过程中要经过清洗,煮和浸腌制等过程,无论从温度还是酸碱度来看加工完成的泡椒凤爪都不可能含有感染性禽流感病毒。此外人体内禽流感病毒的受体主要存在于下呼吸道,病毒即使能够进入人体消化道,人也不会因此感染^③。这些科学、客观而严谨的文章纠正了人们的许多错误认识,缓解了人们的紧张情绪。

(二) 作为谣言“疏导者”的民间组织

相较于谣言的反击者角色,民间组织作为谣言疏导者,往往有着更大的发挥空间。民间组织本

① 果壳网谣言粉碎机受众调查链接:<http://www.sojump.com/jq/4013903.aspx>。

② 果壳网谣言粉碎机:《崔永元转基因纪录片中的科学错误》,2014年3月4日,<http://www.guokr.com/article/438078/>。

③ 果壳网流言百科:《吃泡椒凤爪可能感染H7N9》,2014年1月20日,<http://www.liuyanbaike.com/article/2054/>。

质上是民间发声渠道的一种整合与强化, 它们具有相对广泛和敏锐的民间触角, 能够了解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需求, 起到事件探测器和矛盾预警器的作用。在不少受到官方忽略、矛盾丛生的领域中, 民间组织的出现能够强化民众的声音, 使事件以更加组织化、更加缓和的方式理性解决, 在矛盾积聚之时, 以“治未病”的方式减少谣言的产生, 从更加根本的意义上发挥消解谣言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环保类民间组织在扮演谣言疏导者方面是一支先锋力量^{[9](P200-212)}, 它们逐渐介入到重大公共事件中, 发挥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 自 2007 年以来, 一系列关于环境抗议的公共事件群发, 环境问题的公共属性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这使得环保类民间组织与突发公共事件谣言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起来。较为典型的事件包括厦门“PX 事件”, 广东“番禺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事件”, 大连“PX 事件”, 四川“什邡反对兴建钼铜项目事件”, 茂名“PX 事件”等等。对抗过程中, 政府与民众冲突激烈, 谣言成为弱势一方不正常的发声渠道。这时环保民间组织有着很大介入空间, 能够促进弱势群体在冲突中的权益维护, 改变冲突双方不对等关系, 促进双方良性对话, 防止弱势群体因为维权手段缺乏而采取极端方式将冲突扩大化。

1. 集中民众的利益表达, 提供理性化发声渠道。谣言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弱势民众正当渠道的丧失而导致的, 多样化、多层次的民间组织能够满足不同群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多层面要求, 能够在政府和公民之间搭建起平等对话平台和沟通协调机制, 发挥官民互动中的纽带作用^{[10](P34)}。例如 2013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 1000 万吨/年炼油化工项目, 由于环境污染和非法建设问题, 遭到昆明民众强烈反对。网上出现大量议论和质疑, 开始出现昆明市民集体“散步”的现象。自然之友环保组织在事件发生之初及时介入, 作为公众环境权益代表, 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发出了《立即停止云南安宁炼油项目非法施工建设的呼吁书》, 并向环境保护部申请行政复议^①。这次介入成功地防止了矛盾的激化, 避免了群体性事件和破坏性谣言的出现。在“宁波反 PX 事件”“番禺反焚运动”中, 民间环保组织同样引导反建运动朝公共化、理性化和组织化的方向转型, 避免了谣言大规模产生方面^{[11](P181)}。这个过程反过来又催生了新的环保民间组织, 使得相对自发和零散的民间维权行动走向常态化, 为公民政治参与赢得了更加稳定的制度支持^{[12](P32)}。

2. 为民众提供诉讼法律援助。专业性的民间组织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帮助民众更好地利用法律途径解决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诉讼是环保类问题的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 然而普通民众往往难以熟练地使用这个合理的途径解决问题。民间组织可以提供相应的帮助。近年比较活跃的此类民间组织有中华环保联合会设立的环境法律服务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 自然之友开发的环境法律倡导工具包等。2015 年, 针对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在环保设施未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长期、大量超标排放污染物, 严重危害到周围居民的生命健康和周边的环境质量, 中华环保联合会向山东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讼, 对该公司污染大气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索赔三千万, 并得到山东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正式受理。在这之间, 当地居民多次投诉未果^②。

3. 监督政府和企业, 推动信息公开。信息不透明或信息不公开往往是谣言爆发的一个重要诱因。民间组织推动信息公开, 一方面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 减少了不必要的恐慌, 另一方面也促使着社会力量从相互对抗走向共同建设。以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所形成的“民间独立检测”机制为例。在北京市空气质量引起的舆论反应中, 空气质量标准和官方数据公开存在诸多问题。为此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了“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 通过购买便携式检测仪器、邀请志愿者参与检测活动、

① 自然之友:《立即停止云南安宁炼油项目 非法施工建设的呼吁书》, 2013 年 8 月 27 日, <http://www.fon.org.cn/index.php/index/post/id/1604>。

② 金煜:《污企被起诉索赔三千万》, 人民网, 2015 年 3 月 20 日, <http://env.people.com.cn/n/2015/0320/c1010-26722879.html>。

向公众公开检测数据的方式让人们更好地了解空气质量,也推动着官方的数据公开。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从2013年起一直在推动“大气污染源信息全面公开推动项目”,联合各地区18家环保组织,推动大气污染源信息全面公开,并尝试在政策层面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规的落实和完善,经过努力,在天津、江苏等地完善了信息公开。通过数据检测和信息发布,人们对生存的环境能够有更多的确定性,也就减少了不理智的群体行动。

(三) 两种角色的不同作用特点

上文我们分别从谣言的“反击者”和“疏导者”角度分析了民间组织在我国谣言防治中发挥的作用。除了角色和作用方式的不同外,这两类民间组织也往往针对着不同类型的谣言,我们暂且根据人为因素和固有成见的多少,将这两类谣言简单概括为浅层谣言和深层谣言。

“浅层谣言”是一类较少涉及人为因素的谣言,通过一套较为精确客观的科学理论,人们可以从信息来源、逻辑和科学证据等方面判断信息真伪,科学松鼠会和果壳网“反击”的谣言大多属于这一类型的谣言。对于浅层谣言,人们存在的固有成见较少,只要指出谣言所存在的逻辑性或事实性漏洞,提供多元化信息,查找到信息源头,就能成功地破解谣言。民间组织在辟谣过程中不会背负起道德、利益纠纷的包袱,民众对这类辟谣的信任度也较高。这类辟谣行为满足了桑斯坦提出的可以驱散谣言的条件,即受众没有很强的既有观点,并且深信辟谣者^{[13](P90)}。

然而民间组织所“疏导”的谣言,与浅层谣言有着明显的不同,由于它渗入了较深厚的社会和心理原因,我们在这里将其称为“深层谣言”。根据纳普对谣言的分类,可将这类谣言大致分为愿望型谣言、恐惧型谣言和敌意型谣言。深层谣言表达了人们的心理和利益诉求,如果仅仅从表面上平息,无论从效率还是实际效果上都作用不大,无法起到根本性作用。

人民网研究院进行过调查,他们从2011年的50件已被证实为网络谣言的事件中(已发布辟谣信息至少1个月以上),选取热度排名前20位的谣言案例,对人们进行谣言认知度调查,看看有多少人已经明白无误地知道了它们是谣言。结果显示,认知度低于20%的5件案例,多与权力腐败、特殊利益阶层、社会诚信相关。所谓“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14](P67)}。谣言往往基于个人对社会运作的假定^[15],人民网研究院认为,民众对于权力腐败、司法不公、分配不公、为富不仁、社会诚信等问题已形成相对固化的认识,使得此类谣言传播快、信者众、净化慢,辟谣效果微小^①。如同桑斯坦所言,“如果社会网络中的人们有普遍的恐惧和希望,谣言的制造者就很容易利用这些恐惧或者希望去散播某些所谓的事实,并且让这些观点成为驱之不散的幽灵,萦绕在受害者左右,甚至深深地根植于他们心中”^{[13](P93)}。瓮安事件、响水事件、京温商城事件、钱云会事件这类触及这些社会积怨、反映社会深层矛盾的谣言,虽然其中的谣传并未发生,但在民众看来却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类深层谣言无法仅靠反击得以解决,它们更需要的是长效机制的建立和社会环境的改善。谣言是在存有争议的处境中人们的集体诠释行为,大多集中在人们感兴趣的领域^[16]。因而扮演谣言“疏导者”的民间组织比起扮演谣言“反击者”的民间组织能够在这类谣言面前发挥更为良性的作用。

四、民间组织在谣言防治中的特点

谣言是一种集体性的,问题解决性的互动,而非缺乏现实性的幻想^[17]。明确民间组织针对不同的谣言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很多辟谣领域的“怪现象”,例如为什

① 人民网研究院:《网络对谣言的自净化作用研究报告之二》,2012年6月13日,http://yjy.people.com.cn/GB/245083/18167684.html。

么作为谣言反击者的科技类民间组织在涉及PX项目、地震等有着较深民众心理的谣言时,即使论据再充分,也很难取得良好效果。民间组织需要知道自身的局限性,如果不适合自己的领域辟谣,反而会损害自身公信力和长远发展。

此外,民间组织要了解并发挥自身优势,形成与政府和企业等治谣主体的互补。作为谣言的反击者,民间组织需要具备专业性、严谨性特点,逐渐建立自身权威,并及时作出灵活迅速的反应。作为谣言的疏导者,民间组织需要发挥自身民间性、独立性的特点,深入基层,贴近弱势群体,并获得公众的信任和理解。这些特点是民间组织较之其他社会组织的天然优势,但如果在实践中无法落实,也会为组织公信力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在当前的治谣实践中,民间组织也存在明显的劣势。在果壳网的调查问卷中,根据对“你认为目前果壳网辟谣最大的问题在哪里”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受众存在的不满集中于果壳网辟谣中权威性的缺乏(46.51%),这是我国辟谣中出现的一个尴尬局面。根据我们2013年针对北京十所大学发放的《网络谣言调查问卷》^①的统计结果,一方面,人们认为权威信息“带有政治色彩”“客观性和细节不够”“缺乏交流互动”,不能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大部分人又倾向于相信权威媒体报道和相关政府部门出面发布的辟谣信息,只有少数人愿意相信民间组织和专家出面发布的辟谣信息。当官方渠道和民间渠道发布的信息出现不一致时,人们的选择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态度。可见受众虽然对权威信息发布渠道表现出了不满,但是仍然比较倾向于也习惯于相信从权威渠道获取的信息。这也是民间渠道虽然有着明显的客观性和互动性等优势,但并没有受到人们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国当前,除了泛科技类民间组织和环保类民间组织这两类组织,其他民间组织在突发公共事件辟谣领域尚未发挥重要作用。究其原因,虽然民间组织在谣言的治理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与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相比,目前我国的民间组织在诸多方面尚不成熟,普遍存在资源缺乏、规模有限、能力不足、专业化程度低下、合法性和公信力不高等问题,而且缺乏适合其发展的法律制度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②。然而值得期待的是,一旦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民间组织参与治谣不仅能够承担社会责任,还能够通过“辟谣”话题吸引更多的社会关注,形成组织自身发展和社会整体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长远意义上来看,一个社会的自我管理离不开各类民间组织的有序参与。在未来的发展中,民间组织可能会在谣言治理实践中产生更多参与方式,丰富治谣模式,合力推动社会的完善发展。

参考文献

- [1] 王名. 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功能及其分类[J]. 学术月刊, 2006, (9).
- [2] 王浦劬, [美] L. M. 萨拉蒙, 等.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3] 贾西津. 第三次改革: 中国非营利部门战略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① 2013年调查者在北京市62所高校(本科)中,通过使用随机数表,抽取十个学校(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印刷学院、首钢工学院),以本科生为对象发放调查问卷。此次调查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96份,问卷回收率为98.67%。问卷客观题31道,主观题1道,内容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大学生的媒介使用习惯、对信息的认同、具体网站使用和转发、对辟谣的关注和兴趣、对网络谣言治理的建议。调查数据由调查员核实后进行编码,利用Spss16.0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析类型以单变量描述性统计和方差分析为主。在被调查的学生中,男性115名,占43.92%,女性166名,占56.08%,总体年龄介于17岁到24岁之间。

② 王名:《总序》,《清华NGO研究丛书》,清华大学出版社,第19页。

- [4] 王名,刘培锋. 民间组织通论[M].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 [5] 邓国胜,等. 中国民间组织国际化的战略与路径[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6] Deng,G. The hidden rules governing China's unregistered NGOs; Management and consequences[J]. *China Review*,2010,(1).
- [7] Buckner,H. T. A theory of rumor transmission[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65,29,(1).
- [8] 杨鹏,史丹梦. 真伪博弈:微博空间的科学传播机制——以“谣言粉碎机”微博为例 [J]. 新闻大学,2011,(4).
- [9] 邓国胜. 中国环保 NGO 发展指数研究[J]. 中国非盈利评论,2010,(2).
- [10]黄晓勇. 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13)[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11]姜胜洪. 网络谣言应对与舆情引导[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12]刘鉴强. 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3)[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13][美]卡斯·R. 桑斯坦. 谣言[M]. 张楠迪扬,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 [14][美]沃尔特·李普曼. 公众舆论[M]. 阎克文,江红,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15]Rosnow,R. L. Rumor as communication;A contextualist approach[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8,(1).
- [16]Peterson,W. A,N. P. Gist. Rumor and public opin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51,(2).
- [17]Bordia,P. ,R. L. Rosnow. Rumor rest stops on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transmission patterns in a computer-mediated rumor chain[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8,(2).

Two Roles NGOs Play in the Governance of Rumors

WANG Ying-ji, SUN Yi-ju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GOs in China have become a force that shouldn't be ignored in governance of rumors. In practice, NGOs play two different roles, namely "rebutter" and "guidance". As rebutters, NGOs can repel rumors by verifying information sources, pointing out logical vulnerabilities, and providing scientific evidence. By working directly as the opposite of rumors, NGOs can suffer less from other interference and make immediate effect. However, as guidance, NGOs can solve the problems more thoroughly and bring better social effect by collecting opinions for the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providing legal aids, and promotin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NGOs should be aware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mselves in their governance of rumor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mselves as well as the whole society.

Key words: rumor; governance; NGOs

(责任编辑 刘传红)